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large, wide-brimmed yellow hat with a red flower on top and a white fur coat. S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blue, textured surface with several faint, stylized faces of men and a wolf-like creature. The title '从狼群中出走'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red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

从狼群中出走

春秋出版社

从狼群中出走

〔美〕杰姬·考琳丝 著

齐 仁 译

春秋出版社

1989年·北京

从狼群中出走

〔美〕杰姬·考琳丝著 齐仁译

出版发行：春秋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沈阳市第二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 12.25印张 275千字

1989年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0册

ISBN 7-5069-0130-7/I·40

定 价：4.30元

赫伯特·林肯·杰弗逊注视着自已的妻子玛尔琦，心里不由充满怨恨与厌恶。只见她大伸着四肢仰靠在电视机前的长沙发上，叉开腿，露出肥胖白嫩的大腿，嘴里啃着橙子，橙汁滴滴答答地顺着下巴往下流，另一只手握着一只啤酒罐，不时咕嘟咕嘟地灌上几口。她身穿一件紧梆梆的蓝布上衣，衣服是那样紧，致使一只胳膊下已崩开一条口子。透过豁口不难看见一只污秽不堪的胸罩，下面便是她那肥胖松弛的腰腹。生人见了会感到很难猜出她的年龄，也许很容易把她说大十岁，其实，她今年不过刚满三十五岁。

“我要走了，”赫伯特说。

玛尔琦听后并未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她又往嘴里塞了些橙子，含含糊糊地说了声：“那好吧，亲爱的。”

赫伯特离开褪了色的粉红住宅，这是一排旧房中的一幢。他恶狠狠地踢了一下玛尔琦养的那只在自己脚下打转转的家猫，随即就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时间刚入夜，气温酷热难熬，赫伯特为自己没有汽车颇感愤愤不平。在洛杉矶，几乎人人都有一辆小汽车。上周他还有辆外形美观、闪光锃亮的灰色“雪弗莱”，但由于不能继续分期付款，他们又把它收回去了。

赫伯特中等身材，身体消瘦，长着一头褐发和轮廓分明

的面庞。他虽算不上英俊潇洒，但也绝非丑陋不堪，属于典型的相貌平平之辈。他是那种使人见过就忘的人，除非他用那双躲躲闪闪的褐色眼睛盯着你，突然使你古怪离奇地产生不寒而栗之感。他那双鼠眼是那样鄙夷、残忍、贪婪。

一位年轻的墨西哥姑娘已在他之前先行抵达车站，赫伯特飞快打量了她一下。姑娘长得太瘦、也太年轻，但肯定是个处女，对这一点他很有把握。上汽车时赫伯特拚命地往她身上挤，姑娘转过身来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赫伯特全当没看见。他在一位丰满的主妇身边坐下，也许是哪位影星的女管家吧。不，假如她是影星的女管家，那就应该有自己的车才对。

公共汽车里弥漫着一股汗臭味，赫伯特厌恶地皱起了鼻子。离家之前他曾洗过一个淋浴，有时，他每天要洗四、五次之多。赫伯特真正崇拜的是泰尼·蒂姆，他不知是在哪儿读到过，说此君每撒一次尿都要洗淋浴。对这种洁癖，赫伯特确感羡慕不已。

胖主妇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身体，对赫伯特那紧挨着自己的大腿实在有些不喜欢。但赫伯特感到，一只袜吊带已挤进他腿上的肉里。他挪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使它触及胖主妇的腰部。那位主妇向车窗靠得更近了，赫伯特则若无其事地凝视前方。

下一站，胖主妇要下车了，赫伯特挪动膝盖，迫使主妇从自己身前挤过。赫伯特感觉到主妇那肥大的臀部从自己膝前挤过，不由偷偷一笑。这老母牛，给她来点刺激吧。女人都爱获得刺激，就连老女人也不例外。

赫伯特想起自己寄给那位红发性感影星安琪拉·卡特的信，一股爱慕之情在心中油然而生。信是昨晚发出的，也许

此时此刻她正在读信吧。他设法搞到了那位女影星的地址，他目前从事的工作就有这个便利条件。他们办公室里有份材料，上面记有绝大多数电影明星的住址，赫伯特目前在“雷迪安”制片公司雇佣的司机服务公司工作。当你给人写信时，那就要有把握收信人习惯于亲自阅信，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

赫伯特给卡特小姐的信写得情意缠绵，用闪光的语言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心甘情愿为她效犬马之劳。赫伯特不惜笔墨，在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愿如何为她效力。

这封信是赫伯特的得意之作，他衷心希望安琪拉·卡特小姐对此能十分赏识。

公共汽车到站了，赫伯特下车后步行不远就来到“超级司机公司”。

2

一位女人正抚摸着身下的男人，那男人也用手抚摸着女人穹起的裸背。

这位女性绝非是人们一般概念上的美。只见她一头长长的秀发蓬乱地环绕着那张黝黑、几乎象是动物般的脸，双眸褐中带黄，嘴巴宽而性感。

两人正躺在铺着黑色丝织床单的床上，一条单子遮住女人腰下的部位。这女人的身体佳妙无双、美丽绝伦，既有修长的四肢、又有优美的曲线。

女人喘息着弯下腰来亲吻身下的男人，他同样赤身裸体。男人身体结实、皮肤呈黄褐色、胸前长满茸毛，浑身长满健壮的肌肉。

就在二人接吻之际，女人把手伸向地面，从床下摸出一把小小的手枪，然后悄悄把它对准男人的脑袋。

女人结束了亲吻，悄声道：“再见了，方登先生。”

男人用极为迅猛的动作把女人掀下床去，然后从她手里夺下手枪。

女人蹲在地上瞪着他，一脸愠色。

男人开怀大笑起来。“下次再交好运吧，宝贝儿，你对付的可不是个童子军。”

女人扬起胳膊想去打他。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喊道：

“停。”

桑蒂·西蒙立即用手去遮掩自己那赤裸的身体。一位管服装的女人露面了，飞快用罩袍裹住她。

导演埃比·斯坦慢慢地走过来。他长得很胖，嘴上叼着一支臭气熏天的陈雪茄，对躺在床上的男人说：“真抱歉，杰克，这段戏太露骨了。”

杰克·米兰咧着大嘴笑了。他今年四十九岁，但保养甚好，长着一头漆黑的头发和一张颇有魅力的笑脸，这使他二十年来一直大红大紫，始终保持相当可观的票房收入。“对我来说，从来就没什么太露骨的东西，老小子埃比。”

大凡听到这句话的人个个都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除了桑蒂。此时，她正悲惨兮兮地蜷缩在地上，紧紧裹着那件罩袍。

她为何要同意拍这部电影？在意大利，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她都几乎被人们视作一位电影明星。然而在这儿——好莱坞，她在人们眼里却只是个无名小卒。

埃比对她开了腔：“瞧，宝贝儿，我知道你长着一对妙乳，可你就非要不停地把它对着米兰先生吗？”

“我很抱歉，”桑蒂用生硬的语气说。“在他把我掀到地下时，这个戏很难演。也许只要你让我穿些什么，就象我曾希望过的那样……”

“不行，穿上那玩意儿还不如不穿。”他这里指的是“馅饼”，一些女演员坚持在拍一些裸体镜头时要穿上那种东西。所谓“馅饼”其实是遮住乳头的两片肉色布片，桑蒂本来也要求穿，可她签署的电影合同强调指出她一定要按电影公司的要求办，而公司却要她不穿。正因为如此，她此刻赤身裸体，只穿一件小小的短裤任人观赏。拍摄现场的人今天

似乎比往日足足多了一倍。

桑蒂是那样惧怕再次脱掉罩袍。

埃比则象是看穿了她的的心思，于是道：“上床，我来告诉你我要什么。你介意吗，杰克？要不要我先给你找个替身演员？”

“我介意吗？只要给我来支烟外加一杯苏格兰威士忌，这镜头就是让我拍上一整天也不在乎！”

人们爆发出更大的笑声，桑蒂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脱去罩袍。她竭力对此不多介意，并尽力不去看人们那一张张嬉皮笑脸正在观赏她的面孔。

她又上了床，半个身子在床单下，半个身子趴在杰克·米兰身上。

“现在咱们来慢动作，”埃比道。“让我看一下你是如何把她掀下去的。”

杰克那双有力的胳膊把桑蒂轻轻托起，把她往一边掀去。埃比的胳膊不失时机地从她身上一擦而过，两个男人一起把她托在手里。

“要象这样把她抱紧，”埃比道。“好啦，就这样，妙极！现在到地板上来，亲爱的。当你扑上去打他时，一定要注意背对摄影机。就象这样。”

导演又一次上前摆弄她的身体。这回，桑蒂注意不让他那双胖手有意无意去碰自己的乳房。

“咱们现在休息用午餐，”埃比转过去对杰克·米兰道，后者正穿着一件桔黄色的赛马短裤和同样颜色的袜子从床上下来。“大家两点整必须回拍摄现场。来吧，杰克，我来为你买那杯苏格兰威士忌。”

桑蒂慢慢朝自己的更衣室走去，泪水即将夺眶而出，受

到这种待遇简直是奇耻大辱。她原以为参加杰克·米兰主演的影片定会受益非浅，谁知又是扮演有多位女演员参演的间谍片中的一个角色。她曾是那样迫不及待想离开罗马，对剧本几乎没来得及看一眼。此外，她也急切地希望见到好莱坞，此前她离好莱坞最近的地方是里约热内卢，那儿是她的故乡。

桑蒂曾有过幸福的童年，其父是南美人，母亲是法国人，这是两个非常和谐的民族。

年及二八，桑蒂就决定长大要当演员，并说服父母送她去伦敦一家戏剧学院学习。那是家名闻遐迩、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戏剧学院，家人安排她在伦敦与大姨妈杰丝明住一起。当然，只要一放假她就会返回里约热内卢。假如对英国毫无眷恋之心，那就可以立即回家。

不过，她对英国是否有眷恋之情根本无关紧要，她求学刚走两天，父母就在一场车祸中双双身亡。

桑蒂悲痛欲绝、不断地责怪自己，认为假如自己不走那就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其父几乎没为她留下任何钱财。他慷慨大方、乐善好施，花钱大手大脚。

葬礼之后，桑蒂决定留在伦敦继续求学，身上只有母亲为她留下的数千英镑。

她过着一种与往日天差地别的生活，适应起来颇为困难。她住在肯辛顿一所小小的公寓住宅，伦敦的气候是那样寒冷，而杰丝明姨妈又把热情视为一种罪过。

桑蒂发现这种念头怪诞不经、令人担忧。她是那样需要有爱和热情来温暖自己，但看起来却似乎无法从其他人身上获得这些。

她埋头于学院的学习中。

学习一年半后，有一天她与拉夫·舒扎邂逅。

拉夫是个生机勃勃的年轻人，是当时最热门的时装摄影师，他自己对此也非常清楚。他带着三位时装模特儿、一位美发师、一套设备和三条狗来校拍摄，他已获准使用校内景地为《时尚》杂志拍些照片，由学生来充当人物背景。

当时，桑蒂的头发紧贴头皮梳至脑后，身上穿着冬季服装——至少有三件毛衣和一条宽大的便裤，脸上没有施用任何化妆品。

拉夫立即选中她上照片。他让桑蒂松开头发，和那几条狗跪在一起仰视着几位女模特儿。

桑蒂心里暗自欢喜，但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却装出一副对此感到厌烦的样子。

拉夫走时为她留下自己的名片，对她道：“假如你想看照片，就请明天六点钟来。”

拉夫的照像馆在福海姆路相反的一边，桑蒂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当她抵达后，拉夫几乎没正眼瞧她一下，只是把几张照片摔给她。

桑蒂细细地看着那些照片。在模特儿身边拍照，她的脸显得那样缺少风采，身上的那一大堆毛衣又显得如此臃肿邋遢。

“你多大了，”拉夫漫不经心地问。

“快十八了，问这干嘛？”

“只是想知道。我有个想法也许对你很有利，想试拍一些照片吗？”

“是的，我很愿意。”

“假如照片拍成功，那就意味着可免费去国外一趟，外

加一百英镑的酬金。”

拉夫绝不是个愚不可及的大傻瓜，他的摄影收费是一千英镑。倘若发现一位真正出色的职业模特儿，他的收费还将超过一千。他看出面前这位姑娘拥有的巨大潜力，她那绝妙的皮肤上了彩照准能价值百万美金。只要化妆和发式适宜，她极有可能会轰动一时。对那些毫无特色的寻常脸蛋他早就腻透了，它们看上去几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的，而这姑娘却颇能给人一些新鲜感。

在自己短暂的职业生涯中，拉夫曾与许多出色的摄影模特儿、杂志女编辑和那些大凡对他有利的女人睡过觉。他身材粗壮、衣冠不整，面带小男孩般的微笑，这副笑脸尤其能使女性为之着迷。

现在他又对桑蒂要这一套了。“你意下如何？你能参加又不致引起家庭问题吗？”

桑蒂立即把他视为一个大好人。“是的，完全可以。学期明天就结束，我自己尚未制定什么计划。”

“太妙啦！咱们现在就开始。你最好脱掉自己的衣服，我给你拿件衬衫。噢，你还得把头发放下来，象现在这样梳在脑后看上去实在可怕。”

桑蒂一听就犹豫了一下。他究竟想为自己拍什么照片？当对方扔过一件衬衫来时她还在彷徨不定。

拉夫注意到她那犹豫的神色。“是一些时装摄影，亲爱的，拍海滩爵士音乐会和妇女用品的镜头。我得看看你那一堆衣服里究竟裹着什么样的一具身体，假如你愿意，那就上楼去更衣。”他一面说，一面忙着摆弄照像机。

桑蒂接过衬衫，走上楼，把它穿在胸罩和短裤外面。衣服穿上身显得挺象样。随后，她松开自己的头发，悄然无声

地步下楼来。

天哪！拉夫心里叫道，这回他总算选对了。这姑娘看上去美极了，一双玉腿简直长无止境，令人不敢相信，他心里不由想象着自己能为她拍摄的那些令人为之发狂的照片。桑蒂的双乳从衬衫下尖尖地顶起，走起路来别有一番风韵，性感之极、令人着迷。

拉夫足足花了一个小时为她拍照，桑蒂立即就摆出极为自然的姿势。拉夫几乎迫不及待想让她脱掉那件衬衫。姑且不说他对桑蒂大有偏爱之心，桑蒂无疑还会使这次摄影使命变得其乐无穷。

安排妥当后，他们就一起去了摩洛哥。

拉夫历来纯粹为利用女人而与她们交往，但这次却发现自己完全迷上了桑蒂。

由于自己与姨妈的关系是那种状况，桑蒂发现自己和拉夫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在她十八岁生日那天，拉夫和她同床共枕，成就了好事。此后不久，桑蒂就搬进照像馆与他同居。

杰丝明姨妈象接受生活中的一切一样，接受了桑蒂的举动。她对此缄默不语、一言不发。

“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桑蒂许诺道。

杰丝明耸了耸肩膀，象是要甩掉自己的不满。

自父母双亡后，拉夫是第一个与桑蒂建立亲密关系的人。他们在一起同居数月之久，桑蒂完成了自己最后一学期的学业，拉夫则继续从事自己的工作。接着，桑蒂在摩洛哥拍的那些照片发表了，杂志社的电话成天响个不停，人们纷纷来电询问照片上的姑娘是何许人也。人们请她去拍发型广告片、牙膏广告片，还有一家电影公司希望她去试镜头。

拉夫的情绪一落千丈，桑蒂却兴奋不已。

杂志社希望拉夫立即再安排一次与桑蒂合作的摄影活动。拉夫终于苦口婆心说服桑蒂放弃了拍广告片的机会，尽管拍这种片子报酬颇丰。不过，桑蒂还是坚持表明自己想去试拍电影镜头。

拉夫带桑蒂来到罗马。就在他们的摄影活动期间，她深深地爱上了那座城市，它能使桑蒂回想起里约热内卢。

回伦敦后，桑蒂在电影里扮演了自己试过镜头的那个角色。

拉夫对此大为不快，对与别人分享桑蒂不由感到醋劲大发。自从桑蒂与他同居以来，他一直未与其他女人有过瓜葛，但这时却一反常态。另外，他常在桑蒂回来前就已喝得酩酊大醉，并当着朋友的面尽情地挖苦和奚落她。

桑蒂无法理解拉夫为何突然变得对自己如此刻薄，她做错了什么？

不过，拉夫实在难以启齿向她解释自己对她获得成功产生的感受，并说明自己是那样惧怕失去她。

桑蒂又拍了两个小角色，随后就拍了一部由她主演的影片，她接受聘请去罗马拍片。

“接受就接受吧，”拉夫苦涩地开了腔，“反正，咱们的关系也完了。”为彻底了结这件事，拉夫还告诉她，自己又重新找了个女朋友。

桑蒂在罗马获得了巨大成功，在一系列影片中扮演了角色，这些影片通常旨在向人们展示她那极富魅力的玉体。所有当一名“严肃演员”的念头均被抛弃脑后，她欣赏自己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在人们中间引起的轰动和关注。意大利男人纷纷前来全力追逐桑蒂，可她的心却仍和拉夫在一起。拉夫

是她私生活中的第一个男人，她曾诚心诚意地爱过他，并以为拉夫也爱她。

随后就出现了保罗——保罗·吉那拉·里佐伯爵。他带来的只是麻烦。

“西蒙小姐，”更衣室门上有人敲了一下。“西蒙小姐，请您上场。”

桑蒂立即自然而然在镜子里照了照自己，这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居然什么东西也没吃。噢，好吧，那就再回到那迷人的埃比·斯坦和讨人喜欢的杰克·米兰身边，后者至今未与她有过只言片语。在好莱坞第一天就以这种方式开始自己的工作，真让人搔头。

拍摄现场更热闹了。人们纷纷传说有裸体戏可看，于是，她先前未见过的男人也三五成群拥挤在边线上。桑蒂还注意到几位手持照像机的男人，他们先前并不在场，杰克·米兰和埃比·斯坦到现在为止尚未露面。

一位早上刚和她吵过架的化妆师向她走来，就桑蒂而言，那是一次愚蠢透顶争吵。她要求自己给自己的眼睛化妆——她过去历来如此，可化妆师却一口拒绝。这使桑蒂大为恼火，因为她比那个只看过她五分钟的人更了解自己的脸。桑蒂一再坚持要自己化妆。盛怒之下，男化妆师跺着脚跑出屋去，嘴里咕咕哝哝地骂着：“可恶的外國小影星。”

现在，化妆师拿着一盒化妆品和一块海绵走来。“脱掉罩袍，我要检查一下你身上的化妆，”他说。

桑蒂狠狠瞪了一眼这个纠集一伙亲朋好友来看热闹的人。“今天早上的那个女人呢？”她问。

“在另一个拍摄现场。你用不着害羞，所有人都已一饱

眼福，见过你那对妙乳了！”

桑蒂感到一腔热血涌上脸来，她扭头就走，谁料竟一头撞见杰克·米兰和埃比。

“你往哪儿跑，亲爱的？”埃比问，用他那只肥胖的手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咱们去把那个镜头拍完，走吧。”说罢就把桑蒂拖回拍摄现场。

桑蒂突然感到自己再也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去自己的罩袍。她对埃比说：“在意大利，当我们拍摄这种场面时总是先清场，只留下那些必不可少的技术人员。我希望这儿也能这样做，求求你们。”

“噢，是吗？”埃比咳嗽了一声，吐了口痰。“这儿可不是意大利，亲爱的，那些人在这儿各有其用。”

平常很少动怒的桑蒂这时发火了。“假如是那样的话，那就别让我拍那种镜头。我可不是一个供人观赏的动物，我是一位女演员。”

“哈！”埃比嗤之以鼻道，“一位女演员，嗯？但却是个不知如何在摄影机前掩饰自己乳房的女演员。别对我这般傲慢无礼，宝贝儿，你可是签过合同的。还记得吗？”

“是的，这我完全明白。不过，在这种条件下我无法工作，实在抱歉。”

说完，桑蒂拂袖而去，离开拍摄现场。

在杰克·米兰主演的所有影片中，这还是首次有人斗胆罢演而去。

3

查理·布利克与一位姑娘并排坐在一家灯火昏暗俯瞰公园路的餐厅里，好几名侍从在一旁伺候，只要查理稍有表示，他们将蜂拥而上。

这对男女正在喝咖啡，姑娘显得格格外热情，一双目光闪亮的眼睛不住地四处打量。姑娘非常年轻，长得妩媚动人。查理的年龄则要大得多，他年近四旬，长着一张长长的哭丧脸，戴着副沉重的兽角眼镜。

“要是家母此时此刻能看见我那该多好！”姑娘嘴里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

“你说什么，亲爱的？”查理靠近她，一面在台布下捕捉姑娘的玉手。

“说我母亲，”姑娘神采飞扬地继续道。“她绝不敢相信我居然能在这样的地方和您坐一起。”

“为何不敢相信？”查理说，一面轻轻捏了捏她的手。

“嗯，要知道，我在选美中获胜并来到伦敦就已使他们不敢相信了，”姑娘咯咯地笑道。“他们奇怪我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因此，你准不难想象他们若是知道我在一家历史悠久的豪华餐厅和一位货真价实的电影明星坐一起会有何感想！”

“你可真是个小东西。”